

校正 奧田

字校

史記評林

列傳自第二十
至第廿三 八十之
八十三

					漢書門
		一六	三		
五	一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七九		一六三		漢書
函		九		
一〇	五〇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39
冊數	50 (35)
函號	279 3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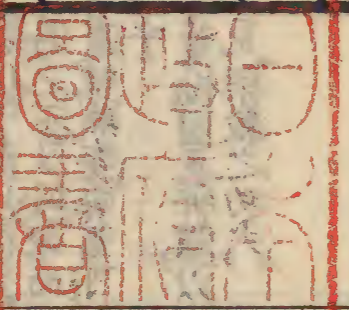


注志
常際
當有
云字

上昭
王昭
字疑
衍

注昭
下昭
王昭
於昭
脫昭
字昭
從昭
歟

茅坤曰讀樂毅傳
令人頓生羽翼
之憤咽而流涕云



按太史公詳叙
樂毅入燕始末
蓋為毅他日遺
燕惠王書張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與田遵校正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

山正義曰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

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樂羊歿於靈壽

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

中山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

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

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

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

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

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

交字訓

史記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注志 重間 當有 云字 又志 觀間 同上

茅坤曰毅仕魏為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遽留燕委質焉可乎董份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

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
我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
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困國之臣
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日指氣使以求臣
則斷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
臣則朋友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勢以求
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
於是常置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
魏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
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西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
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
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
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注志 縣間 當有 云字 仁義之師矣 增盧璘曰孟子曰

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
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
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
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嚮進說之意索隱曰諸侯皆前自矜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
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
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
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
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
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
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

茅坤曰毅能以羈旅入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審抑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乘瑕蹈隙故也

增盧璘曰孟子曰

仁義之師矣

增盧璘曰孟子曰

當有云字

正義昌城
間疑國
快人心
帥齊及
敗秦軍
河渭絕
樂毅帥
趙之師
十餘城
蘇代之
城即罷
秦得滅
燕昭王
改將騎
不得竟
千古遺
古今之
大數使
力無如

盧評
宜除
秦加
楚韓
可證
本文

嘗常
通

春秋無義戰則戰國可知予竊惟戰國有兩戰甚義大快人心一齊田文帥齊及韓魏之師敗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一燕樂毅帥燕及秦魏趙之師伐齊下其七十餘城惜田文納蘇代之說受秦三城即罷兵各歸使秦得滅六國又惜燕昭王即薨惠王改將騎劫而樂毅不得竟其功業此千古遺恨豈天地古今之治亂自有大數使然區區人力無如之何耶

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州淄州縣東北四十里也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尊寵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

○袁黃曰數句內寫悔怨恐三意惠王之心事如見

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震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交之川

水之文

三

樓昉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謂志氣超過世主也非自高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李廷機曰按此書情真意到安得不動刺通王父之泣又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注杜預下嘗有云字

按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

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道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王之心正義曰樂毅見下尊世上人王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父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兄同姓羣臣也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趙楚魏而稱四國蓋漏結韓一條也

注在齊上三字不可

按毅不歸功于已而托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

拾地志上燕字疑衍

光緒曰磨音歷周官遂師抱磨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詐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義隱曰瑛臺也○正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鐘名元英瑛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

注齊王之疑

謙宜為快足之義讀注誤

亦音歷

按此叙先王所以畜臣之由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按此言已佐燕之有餘澤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慎庶孽者見

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曆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會亂齊伐燕殺噲得鼎
今反歸燕故鼎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徐廣曰竹也
正義曰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
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謙於志
日謙音苦管反亦作兼
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者常謙然而不愜其志也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前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

不宜信左右言
謙者見大將老臣不宜輕
又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按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按此明已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音計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索隱曰君臣之義先王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去國不說其罪是也
正義曰言不潔已臣雖名行而外於君若箕子不忍言般惡是也

交之訓

史記卷八十一

七

按室有語句言
室家有事不可
盡言以告他人

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
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
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
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
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曰民
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 然後
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
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
焚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

家人有忿
爭宜
委曲
相盡
言以
致兩
辭令
不然而
邊以
告鄰
里之
情也
至也
以喻
樂間
一言
不見
聽趙
也

謂二子當歸燕
不可明燕過而
居趙也

茅坤曰漢高帝心
所嚴事孔子而下
信陵樂毅兩人而
已

茅坤曰樂臣公以

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二者寡人不為
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焚民未如殷
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焚民未如殷
取之君樂間樂乘怨焚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
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
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
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
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
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號曰華成君華
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
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戲處于樂氏時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好黃老本

揚慎曰樂毅贊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焚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公音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謹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焚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間乘繼將芳規不淪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歸之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兵於外而焚五年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未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昔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將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其下也

董份曰樂毅狗彘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攻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強六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人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月然善不知自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減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孰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謂亂與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也黃震曰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輪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狗齊王保其下七十餘城而甘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索其名不劫戰國反覆復為趙而歸燕去就無嫌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

之入千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與田遵校正

晉陽一本

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纔知趙之真與矣

請字疑衍

王維楨曰廉藺同傳而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辨卒併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楊慎曰當時趙君知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邵評 殉葬 之壁 疑壁 字誤

邵實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壁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壁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葬趙王以意氣任相如壁完而

相如歸趙重矣壁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壁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壁而失相如是則國隨之何士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寶得璧其累趙王知是庶幾免夫茅坤曰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有罪竊計欲以委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疆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委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壁可予不相如曰秦疆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壁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壁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壁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

使者相如曰王必無入臣願奉壁往使城入趙而壁留秦城不入臣請完壁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壁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壁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壁有瑕請指以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壁之故逆疆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壁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

賈價也九人立以禮使者也

注備之二疑

光緒曰睨柱二字甚模寫情狀如見

按三度字文勢相應

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美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半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主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

間猶頃也非道之間

噓驚聲

何孟春曰蘭相如爭趙璧車氣蓋秦庭而揚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噓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果禮而歸

交字訓點

東漢書卷之六

三

曾黃洪憲曰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壁文法與今以秦之強一句相應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鉞如召趙御史書如請咸陽為壽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一時勇敢之

氣真足以視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於此等處更著精神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相似

曾黃洪憲曰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與上文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壁皆篇中血脉具見相如威燭

史記卷之八 廉頗藺相如列傳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壁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出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

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既音缶。正義曰鉞音餅。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鉞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鉞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釋為一擊鉞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鉞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左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右。

史記卷之八 廉頗藺相如列傳

卿位在廉頗之左
着此三句後方有
許多說話

茅坤曰以相如之
賢猶出其右豎及
使虎狼之秦如視
嬰孩顧避廉頗者

重趙故也相如所
見豈下廉頗哉

注名也疑脫下
疑脫下
裴駮
曰三
然裴
駮云
駮云
當作
徐光
云

正義
曰下
疑脫
防陵
故三
字

按以下錯紀相
如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叙相
如完璧擊解二
事而廉頗獨以
戰功稱最却於
始末處略叙數
句見之極得錯
綜輕重之法

以位下遷為左。正義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負荊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年。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閔與。反攻魏。幾是邑。亦屬魏。故裴駮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相。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負荊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年。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閔與。反攻魏。幾是邑。亦屬魏。故裴駮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相。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

五

五

正義
故城
上疑
脫平
邑二
字

按此起用前例
將又拾代頗趙敗
幾凶故附入之
按此傳前叙趙
奢事後段叙括
之死于秦頗之
奔于魏以附之
認見趙將亡之
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
頗也議救關與之
失不載焉見之趙
奢傳其與善也不
亦隱而彰乎

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
閼與下。結前起後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賢公子。今縱君家
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
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
而君為賢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
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
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

茅坤曰不欲入諫
者絕軍中諱言也

楊慎曰趙奢言
有以軍事諫者死
此令之嚴也至後
納許歷之諫而曰
及後令臨機應變
于此可見

茅坤曰厚集其陣
者嚴肅其部伍使

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
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
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
遷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
日國謂邯鄲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
既已遷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
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

胥如字讀

亦通也

北山疑在關與北故

注一夜至下脫去字

又問而二字疑

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

按奢不用前令故云胥後令

茅坤曰據高以凌下勢順而便利也

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未垂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從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見曰耐是完士未免也奢拒秦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拒據處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按三人同功一体

洪邁曰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以故用之而敗也按相如與括母

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歿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令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史記卷六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十一

評語
可將
間脫
為字

所論各據其一短相如謂括不
知變合母謂括
惟利私家夫變
合不知必無勝
算私家利則不
能與士卒同甘
苦此括所以不
可將也趙王不
聽固欲用之遂
使數十萬生靈
悉塗炭于長平
之下而趙幾危
矣吁信問之害
可勝懼哉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

茅坤曰：以下廉頗本未當入，廉頗傳而顧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廢用，括括死復用廉頗，頗免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可以前廉頗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柯維騏曰：市道交，即馮謙所論，趨市者也。孟嘗唾面，程

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部，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地理志下
當有云字

正義
易州
下疑
脫武
字方
城下
脫在

不覺
也非
起也

訓鍊
有素
故也

正義
故云
下疑
脫代
字

莫幕
古字
通用
非誤

王評
律斛
二字
恐倒

公勤門長平之吏
移于冠軍魏其之
容移于武安及鄭
廢而其門益落任
訪逝而其後莫恤
古今交態盡然不
獨廉頗也

增宛委餘篇云史
稱廉頗七十餘一
飯斗米肉十斤理
或有之符堅拂蓋
即夏默等三人每
食飯一石肉三十
斤宋明帝噉白肉
至二百片蜜漬鮓
鮓一頓數金鉢蕭
穎胃噉白肉飽至
二斗馬希聲日食
雞五十然皆江左
人也
按馬援據鞍饜
鏢李靖雖老猶
堪一行與廉頗
意同

揚慎曰冷語收煞
妙

按此起亦用前
例

王世貞曰秦曰
起死無幸牧敵矣
用趙郭開而趙舉
金粘罕死無岳飛
敵矣用宋秦檜而
宋降宋文之為魏
修禮道濟也齊縉
之為周修律斛光
也唐莊之為明宗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

日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奔。廉頗

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

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

方城。幽州固安。廉頗居梁父之魏。不能信用。趙以

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

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

矢矣。索隱曰謂數起。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

用趙人。廉頗卒。年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

郡。鄆西。南六里。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曰。今鴈門縣在代。以便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

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

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

反下。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

如是數歲。亦不亡矢。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

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

修郭宗鶴也噫

凌評及字疑當

凌約言曰李牧日擊數牛享士而不取用雖王讓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牧其庶幾

通鑑胡注云選車選騎者車騎皆選其堅良者

茅坤曰張左右翼兵訣之最也

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大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者擒將者賞百金鼓者十萬人索隱曰鼓音古候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也其殺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都其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漢文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是蓋言戰之士之富實者

地理志下脫云

王應麟曰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趙受命代李牧收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收特戰國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秃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東大破秦軍秦將桓齮索隱曰桓齮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

漢文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是蓋言戰之士之富實者

余有丁曰此傳叙趙之存亡孫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茅坤曰小論中不入牧何也趙恒曰知死必勇古有是言釋之曰非死者難處死而智勇兼之難也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勇矣退而讓頗名重太山見其智焉故謂兼之也

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難也處死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峻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通為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頗牧之功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其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庶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庶頗李牧皆以將公之趙抗方

與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棄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乏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行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入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又曰大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傑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而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

通鑑胡注卷傳以車之故謂籠

閱如霖曰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勢自當如是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壁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壁畏
棄壁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
又設九賓齋而受壁其勢不得不予城
入而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
之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
實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
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
也大王弗予城而論趙璧以璧故而失
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
失信於秦王未必不於予璧也今奈何使
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
趙絕耳今秦王怒而侮相如於市武安君
十萬衆壓邯鄲而責壁與信一勝而相如
族再勝而壁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
獲全於璧也天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日本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長尾與田遵校正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潛王時，單為臨菑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

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齊

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

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今其宗人盡斷其車

軸末而傳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

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鑠附

籠郭璞云：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死爭塗，以

轉折車敗。徐廣曰：轉車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

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

交字列

石記卷八十一

田單列傳

三

按此傳宣言三
縱反間二見田
單將略全是以
奇勝人

蘇軾曰田單使人
食必祭以致鳥為
又說為神師皆近
兒戲無益于事蓋
先以疑似置人心
腹中則夜見火牛
龍文足以駭動取
一時之勝此其本
意也

茅坤曰田單將兵
起自卒伍故必為
計以自神與陳涉
吳廣之意同

黃震曰田單守即
墨使妻妾編于行
伍間此李同教平
原君之故智也

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
王於莒。徐廣曰：多。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
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城中相與推
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
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
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
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
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
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
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
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

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
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
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
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
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與我
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
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
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
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
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隱
日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
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強示之怯
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

董份曰田單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叙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

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東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

日齊之北界近河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

君安乎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之出奇無窮謂權詐變多也

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如環之無端言用兵其不備則奇正合敵敵也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

龍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人謂脫兎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兎往疾也

如兎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按處女脫兎語出孫子九地篇與太史公所謂先見弱于敵而後戰同意

正義當猶也 宜作也 當猶也 開戶有邀之意 正義當猶也 田單就 身說不

子川

田單

使為蠲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蠲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蠲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蠲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復齊之功蠲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王者亦不為燕有也柰之何二國之不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全燕為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苦即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景長尾與田遵校正

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或為同而時不足以為同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誤矣觀扁鵲倉公同傳此可知也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索隱曰廣雅云倣儻

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曰蠲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蠲跡單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卓異也。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以在且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臬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

所以太白稱之曰齊有倣儻士魯連

字灑然高出千古

注志
云字

是時
溘王
死已
二十
四年
疑脫
死字
不然
溘王
二字
行

特高妙蓋極莫之也

增鮑彪曰稱謚非當時語此必追書之辭

按此上竝客案

增許應元曰平原柄國而喪師辱國故不敢復持論國事

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六縣將故漢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溘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溘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增屠隆曰連心不勝忿然故氣壯而詞烈

按衍既知仲連為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與帝秦耳

洪邁曰此等重香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城其文勢正爾

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介者繼也介不二人故禮云介紹介而傳命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城其文勢正爾

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城其文勢正爾

風行于上而水波
自生天下之至文
也若如今人滅省
其文便不見得當
時反覆諱諱然稱
先生尊崇仲連氣
象

鮑彪曰不知者以
其抱木死為無以
自養不知其非世
也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
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
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
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節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
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乎鮑焦曰
者不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
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
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身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趙不夫者非為一身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居濁世彼秦者弃禮義而
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也彼秦者弃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
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歆許功賞至萬數天下謂
之多為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
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下彼即肆然而為
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

過字屬下句不之辭

茅贊曰仲連不肯
帝秦是戰國一大
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
不肯帝秦志則大
矣曷不曰周天子
也秦諸侯也列國
亦諸侯也以周在
上而復帝秦是太
陽之尊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
豈不名正而言順
哉

本紀 烈王 崩在 十年 表則 七年 註疑 誤寫

直德秀曰魯仲連
反覆言帝秦之害
有功於當時而雄
俊明辨可為論事
之法

帝過而為政於天下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
恐有帝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
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為
秦百姓○索隱曰謂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以過惡而為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恐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
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
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
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
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
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

因齊威王之名策作田嬰

陸深曰連意謂威王敢於此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無足怪者也蓋謂趙之於秦敵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於趙也

董份曰比之于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行既甚處為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生死而駭激之又云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意

注邪一本作邪者非也

一本作庸里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能意醢梁王處蓋帝之則可醢之矣非必真醢也

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天崩

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東藩

之臣因齊後至則斫公羊傳曰斫三軍者其齊威法斫何休曰斫斬也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歿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

日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若也

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

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正義曰

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噫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

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

鬼鄂一作邢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

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

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里欲令之歾

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

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

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

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

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莞簟索隱曰攝衽抱机索隱曰

史記卷之三十三齊世家第三十三

正義
薛侯
之侯
疑行

上鄒
魯之
臣疑
當作
鄒魯
之君

通鑑
不取
劫軍
五十
里

音紀 ○正義曰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

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齊君曰：正義曰：籩，即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正義曰：衣服曰祿，化貨財曰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祿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在，大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

增黃震曰：魯連聞新垣衍說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謂深切著明。○田汝成曰：齊湣王之事，為證可。宋偃至死，不怨其愚，可為千古笑端。○增晏璧曰：魯仲連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連者。

董份曰：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矣。

余有丁曰：行庸下人也。雖觀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以寵任予奪，言彼方恐，而驚拜也。孫譙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如此。秦易入也。吳師道曰：秦將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辨士夸辭，愚謂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不然，則且有傲黨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

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太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太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傳

謂字疑行而憚其謀故爾豈策無為虛言却哉

不復見下虎狼秦彼操音節若加立名所至而功見

結尾言信匹夫之澤豈曰吾盡出顯者上哉

與富貴十秦以下諭燕將按以上不肯帝

則全董份曰戰國時文詳如遺燕將書當

後以難離紛此仲連一生學術第坤曰仲連遺燕

附益將書不如陳餘遺章邯書

九字重複

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

南面謂出軍拒楚救南陽也

言拒魏者包意實之

董份曰本言齊雖奔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

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

正義曰今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

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

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

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界也正義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索隱曰平

日兖州縣也而齊無南向之心以為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

正義曰言齊無南向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故定計審處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向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

日衡秦之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勢成也

索隱曰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

在攻聊城而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全齊之

明燕之絕救

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全齊之

明燕之絕救

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深人不易解

董份曰以全燕見
取以二城嬰守所
以見其能
何景明曰此下云
云皆誘惑燕將之
辭非事實也

資謂
使以
為話
柄應
上說
載不

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救則臣見公
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
指燕他將之失
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
國被圍於趙壤削王困為天下僂笑國救而禍多
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救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
正義曰如墨翟
墨翟之守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
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無反外
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
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
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
氏云讀說士為銳士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
意雖便不如倭字歸燕矯正國事改

按歸燕之說持
喚起東游于齊
意耳恐其未
所處再把篡法
辱三字及前思
勇智三字而引
管仲曹沫因敗
為功之事以諷
之

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二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曰二音無言若必無還裂地定封富比乎陶
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衛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
衛謂此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
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
管夷吾射相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
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
也管仲傳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
畏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
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
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同鄉嚮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
罵奴曰臧罵婢曰獲也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

交

按此結二子不
規規于小廉小
節欲燕將之乘
侍立功名耳故
復揭一智字以

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效公
子紂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
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名高
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三戰三北
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勿
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
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
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
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
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

應篇首
余有丁曰按聊城
或在田單復齊後
或當長平戰之前
此書乃引栗腹事
故鮑彪疑為後人
補撰
董份曰戰國士有
其一儀素輩挾勢
權為厚利者也其
一魯連虞卿好急
難輕爵富為名高
者也約之于義雖
不敢知然而連超
遠矣
茅坤曰鄒陽本不
足傳太史公特愛
其書之文詞頗足
觀覽故采入為傳
然予首尾按之並
隻言斷簡而其旨
多嗚咽故愛之者
易也
唐順之曰此文如
劉錫剪翠

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
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
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
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
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
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曰吾與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
生名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而介於羊勝公孫詭
有傳蓋以衡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
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
日介猶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年制校
史記卷之三
魯仲連傳

畏之蓋疑之也與生類一或下脫而字

食如日食之食

真德秀曰按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于偶儷然其論譏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下黃份曰鄒陽書此體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窘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又曰蘇長公作韓祠記全自此充衍林希元曰此書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于作非後世操觚鎔意者唯對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習蓋值

注不定之作疑王

聖祖學絕之秋要未可盡律以天道學者但取其長未可以小疵短之也

增焦竑曰以下運下三個願大王熟察正欲打動孝王其詞甚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以罪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皇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之貫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此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貫日白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方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上二事不是過特為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

地而信不諭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下和獻寶楚王刑之

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刑之石也則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下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下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李斯竭忠胡亥極王名熊通文王名貴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在下

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恐遭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

此患也願大王孰察下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主胡亥之聽為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索隱曰韋昭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位漢書作交

荷取 下疑 脫音 祿富 貴等 字

韓非 云宗 君失 刑而 子罕 用之 故宋 劫見 斯傳

交字訓

史記卷八十三

十一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

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

不用負石自投於河○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

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徐衍負石入海

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

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寯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相公夜

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

何時且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

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

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公禪及研者自淨兒也顧野

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埋蒼云許野

也字林音音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魯

朝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

行也○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

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

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革或以

子冉為是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

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鑠

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者

林希元曰前後過 慶處全然不覺是 一筆呵成文字

韓非 云宗 君失 刑而 子罕 用之 故宋 劫見 斯傳

交字訓

史記卷八十三

十一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

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

不用負石自投於河○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

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徐衍負石入海

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

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寯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相公夜

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

何時且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

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

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公禪及研者自淨兒也顧野

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埋蒼云許野

也字林音音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魯

朝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

行也○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

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

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革或以

子冉為是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

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鑠

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者

雙下疑脫而字

叔教之悔不之及禍注及也

於陵據孟蓋子地

索隱引孟而子非孟妄

林希元曰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歸梁王然不能盡舉特舉由余子臧以見例又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為偶今人所急古人文字正不如此拘

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封比于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其胎產也○索隱曰按封比于之後後謂子也則見其文尚書作封比于之墓又唯云剗別孕婦則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按字訓異 史記卷十三 六國年表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索隱曰三去相不悔知其才之自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

○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

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主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

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蹶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路之

刺由許由也路盜路也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力

交字訓異 史記卷十三 六國年表

按字訓

林希元曰先以隨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伏正所謂愈出愈奇

抱包蓋同

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魯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眚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日孟康云蟠結之木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晉灼云槃桓木根也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久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之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

殺言將見殺也非既殺被殺 唯裳漢書作帷廡

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眚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鈎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為鈎以其能制器為木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治鈎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鈎韋昭曰陶堯瓦之寵鈎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鈎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若鳥鳥之暴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鳥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

文之訓

卷之三

三

注所見之疑行

正義曰下宜有淮南子

巖巖漢書傳亦其草草處

抄字訓果

史記卷之三

十三

所見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牽制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皁反。方言之間謂權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不用也。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奔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而曾子不入。淮南子曰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蓋以名不順也。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正義曰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

茅坤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漢書傳亦其草草處。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彪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茲堀穴巖巖之中耳。節。彼南山維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太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吏。廉。慨。獻。說。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時。王。所。器。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軀。衍。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瀆。堤。不。終。

史記卷之三

魯仲連

十三

核守言果

百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履

黃震曰魯仲連闢新垣帝秦之說引柳
明矣然解却鞞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
連口舌之所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
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
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凶非其有
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無
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無
殺其將而使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
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
事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下以爵賞自累而
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
縲維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魯仲連不涉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
時秦為七國雄來戰勝之氣驪虎狼之威
鞞韓魏制燕趙協齊謀楚襄括并吞之志
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盛血
肉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白遣子入質若
帝於天下下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

醢作本醢
烹傳醢

盜邊
二字
不可
曉疑
遂巡
訛

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
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亦難哉夫以片言
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成奚足活
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醢醢
之地亦凜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
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
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
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
馳車馬奉王帛奔走閉中秦且儼然以鞞
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救
焚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救
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
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
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
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
太史公俾鄒陽同傳擬入恐非其倫耳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